聯益之友

無量壽佛 化佛

□辜負深交

逸廬投稿

溫柔的春風。含着芳馨馥郁的花味兒。微微的吹得我清醒了幾分。又回憶起你了。……我不絕你。也不恨你。只怪我當時待你太濃蜜了。不……我那裏願絕你這一箋。粉紅色的大札上。倒不是清清朗朗的書着「倩倩」。你是我方寸中唯一的道交。我敢決志此生。和你訂一個憂樂同當的異姓兄弟。水枯石爛。我心終不改……」光。或者你是眞眞不絕我嗎。但是春鴻秋雁。久不傳你的芳訊了。光。你果絕了我嗎。你眞果絕我了嗎。但是我終不絕你的。

某年的五卅慘案。發生了。同胞們羣起與某兩國交涉。我得追驥尾。每次遇到出外演講。在前一宵你終是痛快淋漓。滔滔不絕的指教我十二分。使得我上場開了口。不致三言兩語。就說完了。反而使那聽者們。激昂悲壯。灑了幾許血淚。我感激你。我拜服你。卽是到現在我也不忘記。……光。你和我絕交了嗎。眞的嗎。以後再遇到演講的時候。教我求諸誰人邪。光。……光。我到底不絕交你。因爲你是我的憂樂同當的異姓兄弟。

再回想到前年。國慶日的前兩天。你著了一篇「國慶與國恥」。强迫我也要作一篇。我不才。廢了半天光陰。胡寫了一篇「干戈下的國慶日」。投寄至某報館裏。沾着了你的生花妙筆。果然得附某報的篇末。……但是我現在作了。再教誰替我繩削呢。……光。我的友。我到死也不絕交你。……

清和的春風。幽暢的春風。花卉草木。霜雪之後。枯萎凋殘。你能夠吹活他們。還他們紅嬌綠憨。欣欣向榮。鳥獸魚虫。隆冬之際。藏身匿跡。你能夠吹出他們。給他們高翔遠奔。閒泳輕飛。但是人們的旨趣。一旦誤邪了。你可能吹醒拂清他嗎。

□戰餘趣談

淮陰楊菊如

去秋浙奉之役。吾淮爲槍林彈雨之區。而尤以吾楊莊爲最烈。當人馬雜踏之際。挪夫刼物之候。居民均逃走一空。不旬日奉軍敗退。於是吾楊餘生。仍歸故土。記者亦幸抱無恙返。往諸親友處慰問。晤後。各述其所遭。玆將可供解頤者。錄之以實聯益之友。

金幹臣適於開火時爲其三十生辰。炮火連天。金驚而奔逃。戰後歸家。金云。余（金自稱下同此）三十大慶。鄉里親友。一概謝絕賀禮。不料孫傳芳張作霖二位老友。各派軍隊。登堂賀壽。但未送禮物。所賀者爲無量數爆竹。直由暖壽日放起。至壽期後五日方止。余因此禮太重。故避壽於數十里之外。後一週方返。丘八諸君因未備酒席招待。盡攜壽堂中所有而去。詎云此乃討壽之意。

徐某業京貨。開火時家人悉藏地窖中。以避流彈。僅其祖母一人。留店堂中。丘八至其家搶刼貨物。臨去尙留牙刷兩把於架上。其祖母大呼尙有牙刷。何不代去。丘八聞之。笑持而去。

姚獻廷口才甚佳。一日丘八挪去充挑夫。姚假作乞憐狀曰。家有祖母。中留彈斃。此來特尋棺材也。請老總放我回去。若不是祖母中彈。絕不要求。百姓自當打差。吾性又好勤。正合吾意。況又可免再被他營挪去。請老總讓吾回去。將祖母上材後。准來幫忙。不然下次老總再見我。就不許我回去。我也情愿。丘八聆其言。大聲曰。你眞會講。否則絕不放你。你去能。姚爰是安然遠遁。甚實那有祖母飲彈之事。

記者之鄉趙蓮溪店內。被奉軍搶刼一空。至奉軍退走。四師軍趕到。一位丘八往趙店內。見一物皆無。架上僅有紙張等件。看守者蓮溪之母也。此丘八云搶的眞苦呀。嘴說着去拿紙。更翻找箱櫃。趙嫗流淚大聲曰。皆被遭炮子子的搶去了。老總你們好。絕不拿人家物件。丘八置若罔聞。盡攜零星而走。菊如按。上述數則。不過破涕爲笑。固可供閱者解頤。然搶刼之苦狀。已在言中矣。

□萬惡的禮教

（黃一美自持志大學寄）

一所三開間向陽的住宅。上首掛着紅。下邊紮着白。門前的車馬像流水一般。噫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這家的主人翁姓沈。是個拘守禮教的富紳。他的兒子自幼定下了秦姓家的女兒——秦慧貞——爲妻。不幸他兒子。在今春一病不起。竟拋離了他最親愛的父和娘。向極樂鄉去了。他便要她過來守節。她當然不肯。但是秦家也是個詩禮家門。所以她的父親非但一點也不吝惜。而且把那『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話來勸她。她受她父親的逼追。便硬了心腸來幹這抱牌位做親的怪劇。今天正是吉期。所以有這般的熱鬧。

大廳上的賓客。正當歡談暢飲的時候。忽聽得門外一片喧聲『新娘來了。……看啊。新娘來了……看新娘啊。』大衆出來看時。那轎子已落平在客堂上了。兩個伴娘。扶着新娘出轎。衆人便擁擁擠擠的向後面去了。她進那廳門的時候。耳邊好像聽得一個老媽子說『我四十年前也曾幹過這麼一回事的啊。』

第二天早上。各報紙上都載着。街上也傳說着。沈少奶奶自殺的新聞。原來秦慧貞在那天晚上睡靜的時候。用電線縊死了。但是她父親曉得了後。非但不悲傷。反說她能夠殉節。

唉。萬惡的禮教。萬惡的禮教。（却酬）

（黃君一美爲革命先烈黃興先生之第三公子。性慧能文。尤擅小說家言。是篇係其近作。于舊家庭的惡習。頗下針砭。殊屬難能可貴。君年僅十三。已在高中三年肄業。將來造就誠未可限量也。再黃君能左手作書。旣速且工。此篇卽其親筆。特附誌之。闕永康。）

乙未生偶存稿

（居守拙）

今年清明佳節。天氣異常清明。風光駘蕩。如對畫圖。一若上蒼有意做美。力促吾輩斗室蟄居塵囂久困者。速作出游計劃然。吾因而重作龍華游。藉汽。電。人。三車力。載行載止幾竟日不乏所遭。姑付楮墨。亦所以留紀念耳。

龍華講寺。相傳建自吳赤烏年間。有彌陀濟公觀音韋陀四天王三世如來五百阿羅漢諸法像。除阿羅漢外。法像皆鉅偉。殿宇尤偉宏。行香雲蓋。結唄咒海波潮。實具大叢林景象。但有一舉。甚非所宜。卽香客之在大雄寶殿擊鼓三通鳴鐘三響者。必各輸銅幣三枚。是此非吾私意云然。試問鐘鼓龢鳴中。時有銅臭氣息傳來。得弗免污及佛寺莊嚴邪。占一絕句。『擊鼓鳴鐘標價值。登臨古塔又須錢。不圖佛寺莊嚴地。銅臭侵人若市廛。』登龍華塔者亦必擲小銀幣一元故句中云云。

香汛中之龍華（珊瑚攝）

羣衆頂禮際。佳麗一人。翩然涖至。口點脂。眉描黛。作時世裝。六寸圓膚。附以杏黃絲襪。葵綠軟緞鏤花高跟鞵。已有『賺人一步一平視』之功能。身御蜜色織金緞旗袍。光華閃爍。愈眩人眸。所苦者袍袖銳短未及肘。拈香之際。强欲深深福。不無偶促形耳。吾又占一絕。『誰家美眷到禪林。新製旗袍緞織金。衣袖看她未及肘。拈香偶促福深深』

寺側有送子殿。香火甚盛。志心朝禮者。率多妙年婦女。老嫗則不數覯見。霞飛雙頰。默禱蒲團。斯種神情。脫不嫌辭費者。可咏他十首艷詩。必

邪許聲聲中。獨輪輦載客赴墦間祭掃者相接。由火車站至龍華寺。必取道綠埜青疇。曾覯一老嫗。年望六。孑然携食榼。就荒塚奠醊。號泣躃踊。怪而問訊。藉知塚中人。卽其單傳兒。于十年前亡于聲色者。幷告吾『儂家素亦小有財產。不幸所天早世。生兒又不肖。揮霍如泥沙。致閱旹未久。館一貧竟如洗。今日之下。未亡人前因歷歷。後顧茫茫。雖哭斷肝腸。亦不能自遣也。』吾聞其語。吾哀其遇。爲之灑一掬同情淚。幷又感拈三十八字。『良晨美景奈何天。如此遭逢孰見憐。寄語一般游蕩子。親恩罔極勿輕擲。』

有男女學生妝束者。可三四十人。結伴驀地來就。吾已在茗鳥之雙龍園茶肆小坐。少頃分出麵包。蘸肴些兒梅醬。大嚼之。更越座縱談笑。了無拘束行巡。洵能實行社交公開者。惟頑固之老鄉曲。少見多怪。却勿免有詫奇指摘舉也。

三節會。向日蘇盛于滬。每逢舉賽。山塘七里間。畫船雲集。今則隨讓清以階亡。而春申海國。亦以累次軍興。中止者四度。本屆始克繼行。吾以早歸。亦孤俚无憀。姑由龍華歸程中。折往小東門一觀。戌刻。儀仗銜接來。仍四司一城隍所組合。綿亘達二三里。以馬執事及小武松等帽端電炬。最足爲夜會風光之點綴。其它會首冠裳。亦多新制。且均用國產緞葛。幷爲觀衆所稱道也。再成拙句。『煇煌儀仗煥然新。今朝又出巡。最好神情看夜會。電燈光逐馬啼塵。』上海縣城隍爲秦伯府故句中云云。

□附更正　本刊十七期拙作「乙未生偶存稿」一稿第八行『春申。雖』應移置『多行樂之地』上第十三行『遙』下小。應移置『瞻』下第十七行『家』係『新』字之悞第四十五行『家有』悞植『有家』第五十一行『也』下多一小。

★　★　★　★

鑑古錄

說玉古（四）　順德鄧秋馬述

質地

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若石膏。二千年形如朽骨。三千年爛爲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爲泥。三代以上舊玉。體已朽爛。其質鬆軟。指爪亦能掐落。（名曰老三代）若秦漢時舊玉。質雖爛軟。性未盡。非刀不能削落。若晉魏六朝舊玉。質地未鬆。其性尙堅。偶有軟硬相間者。係南土中出世之物也。至唐宋時之玉。質地全在。堅硬如故。惟水銀閒沁在玉中耳。

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各有不同。夏尙忠雕刻極細如髮。尙有玉上鑲嵌金絲寶石。（鑲嵌係夏制。今人呼商嵌者訛。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所刻。今世傳作宋朝人所刻謬矣。）商尙質雕刻樸素少文。周尙文雕刻細密而縟。夏用鳥迹篆。商用魚蟲篆。周用大篆。漢代則小篆。全用陽文。多在器之內外。三國六朝之後。並用篆隸矣。

認水銀

凡舊玉必有水銀沁入。贗舊則無。蓋玉喜水銀。玉入土中。久不透風。則朽爛。體鬆。地中隨處有水銀。故水銀沁入玉之腐理。（此非殮尸之水銀。）看水銀。須老嫩。三代以上舊玉。水銀在內已結成塊。乾老色滯。參差錯落。秦漢舊玉。水銀雖結成塊。其色鮮亮。晉魏六朝舊玉。水銀明混活潑。有成片者。宋舊玉水銀吸入未老。得之熱氣。衰動易出也。

地土

舊玉視何處土中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土。地土乾燥。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其稜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爲上品。直隸。山東。河南。湖廣。及江蘇之徐州。安徽

□白下半日記

（清水自蘇州寄）

不佞應友之召。赴寧一走。於月之念五日上午。乘車晉省抵下關。已夕陽西沉。更搭馬車。至城內中正街。過下關市進城。沿路多荒僻。旁有寧垣火車鐵道。見鼓樓。約半路有東南大學暨各領事署等。及中正街。已鐘鳴七下。便下榻於泰來旅館。俟明晨。與楊君同遊夫子廟。貢院。秀山公等處。

夫子廟。相距約半里。道旁市攤林立。猶蘇垣之元妙觀。有新奇芳閣登樓啜茗。仰面有古閣。一門懸橫匾。奎光閣二字。高有二層。樓下亦售香茗。旁有一廟。卽稱夫子廟是也。

貢院。與夫子廟相近。門有牌條七八。如商品陳立所等。中有大天井一方。兩旁均矮屋。上書天地元黃等字號。爲清代之考場。此乃古蹟無有十分可觀。

秀山公園。爲李氏之私產。民國於十二年。重行建築。門票每人售銅元五枚。園地廣闊。惜屋宇稀少。巍巍乎中央建立李公之銅形像。大將之氣象也。背有大廳一方。名英威閣。前砌水門汀之露台。門俱長窗。屋蓋綠色之磁瓦。勢甚宏壯。燦爛入目。爲滬上辛和記營造廠所督造。有前蘇督齊。及海軍司令杜交涉員許等。諸公之墨寶。仰照有草棚數架。爲影戲院之形式。側有陳列室。因時正十二。門已閉。（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開放）隨由窗中略見一二。若式樣特別之鎗礮。及各種古物等。排列室中。乃沿牆一週。返身出。還旅社。午膳畢。仍坐馬車至下關車站。離寧回蘇。

一紙風行信大觀。鮮誇不限海天寬。技羅美術聯今雨。選刻圖書結古歡。儘有高名齊顧陸。況多文學邁蘇韓。宏談益世誰能繼。英作尋常一例看。

兩宜人日祝聯益報承索六律一章　武進鄭[illegible]

□花朝夢中

憲英

失戀後的心。粉屑也似的碎。情痕生來脆弱的身子。經不起幾番摧折。形容日漸瘦憔。淚也乾了。血也枯了。呆呆的望着天涯地角。蘊着無限痛苦。有時對冷月酸咽。有時伏幽室高歌。他似乎瘋顛了。一切一切。已失却了主宰。

晚上。凄然對着一盞孤燈。不住把玩伊的倩影。枕冄情苦。也甚不知做了多少甜夢。夢中。恍恍惚惚遇見了伊。可是總覺不甚淸楚。祇一抹微痕吧了。倒勾起他的戀史。一重又默溫。攪亂了心緒。他不能抑止回想。只有嗟恨之分。

這晚。二月十二日。他又入夢了。這一次的夢。很能印上深痕。夢中。他彷彿見伊。——伊的母親跑來。伊着了淡藍色繡花夾襖。纖手撫着辮梢。笑靨的睞着漸漸的走近他身傍。把軟綿綿的嬌軀。投在他懷裏。他驚喜欲狂。勾住伊的粉頸。悄悄呼伊青妹妹。一聲。二聲。三聲。伊對着他微笑。

夢中。他倆仍很親熱的情話。伊抿着嘴憨笑。他對伊訴說了許多想思。末了。他道青妹妹。你怎麼忘記了我。我們的愛情。就此算告終了嗎。仍伊舊憨笑的和伊相偎。半响。忽悄悄對他說道。情哥。我嫁給你了。……

夢中。他倆表演以前的愛。伊把袖兒褪了一半。露出雪藕似的臂。輕雲般的香粉味兒。深深吐透在細膩白嫩的膚上。伊指着一粒紅痣道。情哥。你瞧呀。他心兒突突作喘道。青妹。那裏來的傷痕。低下頭。蜜吻了一下。伊忙縮在背後。含笑說道。這是今天種的牛痘。情哥。你嚇什麼。

夢中。他倆。和伊的母親英姊貞妹蘭弟。團坐一桌上吃飯。伊捧着花紋的瓷碗。只對他注着粉頤微透朱色。櫻唇乍吐。編貝似的齒兒。一一顯露出來。未咽的飯屑。吐滿了半檯。伊母親似乎含怒責伊。伊只笑。

夢中。伊回去了。秀目斜睨着他。他直送到門首。兩人呆呆執着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他的心裏也不覺悲苦。忽然不見了伊。似乎在白雲裏。……

迷迷惘惘離了夢中。掙眼一看。紅日照窗。已七點鐘了。枕面上。一塊溼痕。冷透入皮膚。他疑惑昨夜又流淚了一回子淚。竟沒有知道。閉上眼睛。想幻出什麼來。却是灰雜色的空空洞洞。很凄涼的長嘆一聲。披衣倚床默想。幾乎忘記了夢中的景地。把筆記了下來。留一個永久的影迹。（未蓋章）

□彩鳳隨鴉記

碧波

芸姑氏章。山陽產。小家碧玉也。慧眼流波。艷名藉甚。善女紅。有針神譽。年十九承父遺命。嬪於同里范氏子。范家本素封。而今已式微矣。顧范庸碌傖奴也。貌既不揚。胸復之學。走筆若塗鴉。而性又好博。詩竟傾其家。芸姑微特弗怨。且昕夕操勞事針黹。以活范。嘗自謂嫁雞隨雞。遇所天如斯命耳。然亦屢誡之。冀挽回造化於萬一。而范卒不聽。范旣日與無賴子伍。呼盧喝雉場中。時見其狼狽襤褸之形踪。無貲入局博。則歸而嬲其婦。婦稍稍與之。卽揚長去。倘弗予者。撻楚隨之矣。噫芸姑惟恃十指所入。去炊餉外。得餘幾何。乃能塡此無底之慾壑耶。日惟飲泣而已。會母壽辰。芸姑出其個個含血之錢。略市糕麵。等物鄭重啟其密藏於篋之嫁時衣。方擬衣之乘舟歸甯。而適范返。覩狀喜且怒。戟指芸姑作申申詈曰。余向日問汝索貲。汝必借故推諉。今若母壽。乃浪費如此。可見汝私蓄尙不少也。且言且剝其新衣而去。俄頃已代爲存諸質庫中矣。芸姑是時中心鬱結。悲情塡膺。忽聞砰然一聲。噫芸姑暈矣。鄰有方媼者。慈祥和靄之老者也。覩范虐姑狀。心滋不平。亦時規之。顧范更視等馬牛之風。斯時悉芸姑暈。亟往救之醒。加以百般之溫慰。將護有加。彷彿愛若己女也者。芸母得警訊。亦遄程至。旣痛其女遇人之不淑。復悲已老境之亦否。於是不禁涕泗滂沱矣。惟曰好妮子。我誤汝矣。乃立飭人追范氏子歸。使者去良久。遄返言曰。殆矣。范某現方裸臥於某寺山門側。遍體鱗傷。厥狀至慘也。芸姑得訊。肝腸因以寸裂。噭然哭失聲。母與方媼計議。令使者鳩集三數人。速舁范歸其家。則范已奄奄一息。因吐其斷續之聲曰。我可敬之妻。……我苦汝……悔不聽汝言。……余因負人宿逋。無以償。……故被衆人凶毆致此狀。……而今悔已。……語未畢。目上插。逝矣。芸姑覩茲慘況。心奇痛。躃踊哀啼。顧淚已涸。乾號移時。眶中竟掛下血絲兩綹。界於慘白之面。令人駭絕。益以常日操勞。憂患幾經之軀。憔悴已極。且復經奇變。人非鐵鑄。其克副乎。以是距所天逝後。祇三小時。竟亦芳魂渺渺。長辭此凄苦之日月。而登極樂世界矣。

□男子的心

談紫電

夜闌了。聲寂了。陣陣晚風。正努力湧進牕隙。——只見慘澹的燈光下。兀立着一個妙齡女子。她淚痕濕模的目光。只呆注着一張淚跡模糊的聯益箋上。驀地瞧到『以前的婚約。譬如沒成。以後你嫁你的丈夫。我娶我的妻子。各不相關……』她的芳心陡地一震。微微舒了一口冷氣。嘆道。噯。以前相戀時。何等親熱。不道男子的心腸。竟是鐵石做成的啊。

——恍恍惚惚還記得三月陽春天氣。爛漫的春光。我和他同遊西子湖。——力乏了。廝並兒歇什翠蓋似的柳陰之下。桃花夾雜杏花。越顯得紅雪繽紛。這時候。那碧澄澄的湖中。正遊過一對魚兒。他笑盈盈地道。以後希望我們倆也像魚兒一般不離。——當時我的臉兒上。不覺透出兩朵紅雲來。——後來他因家庭的命令。到北京去求學。——離別時。他兀自說道。我倆終希望永遠保持着初衷。這時我的心已爲愛之醑醪所麻醉。祇覺得他是世界上唯一可親的男子。唉。男子的心怎麼變得這樣快。

△來函　昨閱貴報刊有拙作「沙場血吻」一稿但拙作已因他故易名「血吻」轉投陽歷三月廿三之攝影畫報第三十一期上刊出深恐讀者發生誤會故自願來函取銷酬資專此卽請聯益之友編輯先生大鑒　談紫電　倚波啓

前朝鮮國妓女裝束之相（陸抱景先生藏）

寒園日晏盡飛鴉。極目蒹葭一兩家。唯見疎林霜沫處。亂山平淡夕陽斜。

梅埜寫林村風景最爲古趣余極愛之　文治

溪外林中一草亭。前山色鎮青青。朝暉暮靄知多少。亦我芒鞋未日停。

此日余遊皖江見章太史家所藏江貫道長江攬勝卷子筆氣渾淡實精妙之本今梅埜道人所仿最爲相似故記之　文治

◎王文治屏條之四◎

～～～請注意本期封面之廣告～～～